

罗恩·甘特探案集

残酷的杀戮，撒血在正义五芒星，凶手的面容，重现于巫师的梦境
追寻隐秘在连环命案后的神秘团体

美国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染血 五芒星

愿我们经受住巫法的考验，绝对友爱，绝对信赖

月圆之夜

罗恩·甘特 著

1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染血 五芒星

愿我们经受住巫法的考验，绝对友爱，绝对信赖

月圆之夜

(美) M. P. 塞拉斯 著

李灵 译

1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染血五芒星. 1, 月圆之夜 / (美)塞拉斯著; 李灵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罗恩·甘特探案集)

ISBN 978-7-201-07919-6

I. ①染… II. ①塞… 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314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2-294 号

Harm None: A Rowan Gant Investig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1997,2000 by M.R.Sellars

This translation of Harm None: A Rowan Gant Investig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owTree Press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h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h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正如你们所见,我们已经组成了环圈。”一位姿态优美的年轻女子身着长袍,将双臂高举伸向天空。她纤细的双手紧握一把短剑,皮质的剑柄托着锋利的剑锋,在满月清冷的月光之下,剑锋上寒光逼人。“愿离开者,皆请自便。颂赞吾神。”

“愿神灵保佑。”她的魔法社^①成员们齐声喊道。他们将她环绕在中间,神态庄严,表情庄重。

这是位于圣路易斯市的一座宅子的后院,后院里树木蓊郁,花草缤纷,草木占据了一半的面积。此刻,偌大的后院里空气凝重,女巫师缓缓地抽出仪祭圣剑,凌空划过,画出一个五芒星,图形以她头顶上方的某一点开始,又回到原点结束。完成之后,她伸直双臂,手持短剑指向东方。

“R.J.,”她对自己正前方的年轻男子说道,“请你帮我点燃蜡烛,好吗?”

① 此场景描述的是威卡教(Wicca)信徒们的宗教活动。传统的威卡教信徒组织在魔法社(coven,又译作巫师集团)中,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社团中一起进行仪式和祈祷。一般一个社团由五至十三人组成,这些人又组成一男一女的小组。威卡教传统的巫师集团中需要一个高级男巫师、一个高级女巫师(一般他们两人需要是通过二级或者更好是三级入门仪式的)和一个“处女”(这个处女往往不是真的处女,但必须是女性)。这三个人在大多数仪式中有特别的地位和任务。在特别的节日、节日外定期以及出于特别的需要,集团聚会。

男子微微点头，拉下长袍上的风帽，露出黑色的长发。他转身点着一支火把，等它燃烧片刻之后，引燃了蜡烛的油绳，这根黄色的蜡烛被插在一个手工制作的烛台之上。

“在东方，我为我们的环圈带来光和空气，”这位女巫师有着一头略带红色的金发，她祈愿道，“向东方的瞭望塔致敬，这是空气之塔。愿它保佑环圈之中的我们。愿神灵保佑。”

“愿神灵保佑。”她四周的成员齐声喊道。

年轻人走到南方，用火把点燃了蜡烛。

“在南方，我为我们的环圈带来光和火。”女巫师边祈祷边转身向南。“向南方的瞭望塔致敬，这是火之塔。愿它保佑环圈之中的我们。愿神灵保佑。”

“愿神灵保佑。”成员们大声回应着。

这位年轻的女巫师转向西面，同时男子点亮了一支蓝色的蜡烛。

“在西方，我为我们的环圈带来光和水，向西方的瞭望塔致敬，这是水之塔。愿它保佑环圈之中的我们。愿神灵保佑。”

“愿神灵保佑！”成员们洪亮的祈祷声在后院中回响。

“在北方，我为我们的环圈带来光和土。”女巫师转身面向北方，她的声音如音乐般美妙。年轻人点燃一根烛台之上的绿色蜡烛。“向北方的瞭望塔致敬，这是土之塔。愿它保佑环圈之中的我们。愿神灵保佑。”

“愿神灵保佑！”成员们的祈祷声坚定有力，响彻天际。

女巫师亲吻了短剑的剑锋，将它高举过头顶，再次在上方画出五芒星。

“向四个瞭望塔致敬，向诸神致敬。我们今天举行这个仪式，并邀请我们敬爱的潘和戴安娜加入。愿神灵保佑！愿神灵与我们同在！”

“愿神灵保佑！愿神灵与我们同在！”成员们齐声高呼。

这时，那名黑发男子回到他在环圈中的位置，众人手拉手，十指紧扣，左手手掌向上，右手手掌向下。

“爱丽儿，”他看着女巫师说，“请带领我们开始升华吧。”

年轻的女士点点头，再次亲吻了剑锋，然后将它放在她前方的祭坛上。

“编织，交融，”她开始吟唱，“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用爱，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她的同伴们开始跟她一起吟唱，他们重复吟唱了两遍。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空气仿佛被冻结了一般，周围一片寂静，仲夏的夜里只能听见蟋蟀的叫声。

“环圈已结，”爱丽儿打破了寂静，“我们已成为一体，请放手吧。”

围成一圈的人们放开紧握的双手，稍事放松，但他们依然表情肃穆地注视着女巫师。

“每当我们结成环圈，我们都会拥有一个美丽的时刻，”她继续说道，略带红色的金发随着她的转身划过一个优美的弧度，她环视一周，目光掠过每个成员。“我们加深了感情，更加亲近自然，更加热爱我们的母亲女神戴安娜和狩猎之神潘。我们的环圈是为了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但是今晚……”爱丽儿屏住呼吸，低下头注视着地面，一颗晶莹的泪珠慢慢地从她的脸上滑落。她的成员们注视着她，这短暂的停顿是如此的艰难而漫长。当她再次开口说话时，她哽咽的声音里充满了悲伤。“今晚，我们聚集在一起是要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和方向。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就不再赘述。”

她顿了一下，众人下意识地低头望向地面。有人连忙擦干夺眶而出的泪水，他们知道她绝不愿如此失态，人人心中充满了悲伤。众人默不作声，谁都不敢去看这位正努力保持平静的美丽女子。然而，有一个人却显得与这一切格格不入，他始终面无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爱丽儿的背影，灰色的眼珠几乎要瞪出来了。对整个魔法社来说，他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平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

“我们开始吧。”那位名叫 R.J. 的黑发男子提议道，他不忍心再看女巫师如此悲伤。

他走到神坛前面，神坛的台面早已饱经风霜，上面放着一个铅锡锑合金的高脚杯。R.J. 举起酒杯，缓步走过众人，众人依次向酒杯中投放了一个小石块。当他来到面无表情的灰眼睛男子面前时，他停了下来，耐心地等待着。后者并没有把注视从爱丽儿身上挪开，他的眼神似乎穿透了 R.J.，紧紧地盯在爱丽儿身上。

“来吧，戴文，”R.J. 说，“你仍然有投票权。”

有一刹那，戴文的眼神恍惚了一下，转瞬之后，他定睛看着面前的 R.J.

“我不想投。”他冷冷地说，冰冷的眼神马上又回到了爱丽儿身上。

R.J.极力克制着,他本想告诉戴文如何免受惩罚。但是他知道一切已晚,任何无谓的争执都已毫无意义。他端着酒杯继续让剩下的人完成他们的投票,然后来到环圈中央。

R.J.站在爱丽儿对面,往高举的高脚杯里扔进一枚小石子,投下自己的一票。爱丽儿慢慢地抬起手,伸向杯子的边缘,也投下一枚小石子。原本寂静的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但是片刻之后即归于平静。她抬起头看着 R.J.,深吸一口气,然后微微点了点头。R.J.将高脚杯翻转过来,把所有的小石子倒在祭坛上。鹅卵石在烛光下闪闪发亮,黑曜石光滑的表面仿佛有眼睛在眨。

爱丽儿转身面向戴文,她仿佛马上就要用尽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现在是她身后的成员们在给她力量,支撑着她。

“你知道我们研习巫术最基本的法则就是不能伤害任何生灵。”她冷冷地看着他,愤怒逐渐取代了悲伤。“戴文,你违反了 this 法则。”

戴文死死盯着她,瞳孔逐渐放大,就像一池灰色的冰水中滴入了一滴浓墨。围成一圈的蜡烛发出微弱的烛光,仿佛一阵微风就能将它们吹灭。

“所以我用一只狗来祭祀。”戴文的声音如冰一般。“你们这些胆小鬼不敢越雷池一步。你们永远都是坐井观天。”

爱丽儿没有理他,继续说道,“你对生命不敬,违背了威卡教巫术研习者的基本法则,因此,你被逐出我的巫术魔法社。你是咎由自取,你所犯下的罪恶将会以‘三倍的偿还’报应在你身上。愿神灵保佑你。”

“愿神灵保佑。”环圈中诸人庄严地祈祷。

戴文慢慢环视众人,他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似乎要把他们牢记在心里;最终,他冷冷的目光又回到了爱丽儿身上。

“爱丽儿,你会后悔的,”他说,“去死,你们都去死。”

三个星期之后

第一章

我点上一支香烟,白色的烟雾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懒懒地吸了一口,将辛辣的烟圈含在口中玩味着,深呼一口气,然后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看着缭绕的烟随着和煦的微风散去。我伸了个懒腰,双臂随意搭在膝盖上,看着香烟一点一点地燃尽,烟灰因风的飘动而四处翻飞。

此前我已经有六个多月不抽烟了,所以当我的妻子费利西蒂知道我要重拾旧习的时候,她当然老大不乐意的。我是个追求生活品质的人,我不愿意从附近便利店里随便买一盒劣质香烟来对付,从不。我的香烟保湿盒里装满了各种只有高档商场里才能买到的雪茄,我认为这是一位绅士应有的修养。当然,高贵的烟意味着昂贵的价格,而这么昂贵的价格就给了费利西蒂另一个理由来反对我抽烟。

当然,任何婚姻中——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很幸福的——都存在着一定的妥协,而我们俩的“妥协”,用我那固执的原话说就是,“如果你非得要抽那玩意儿,你给我滚到外面去抽!”我的妻子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她身高1米65,有着一头红发和充沛的精力。我们在一起生活八年了,因此我早就学会了能屈能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嘛。尽管费利西蒂从来不愿意承认,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尤其是她的暴躁和红发。她的爱尔兰口音已经很淡了——虽然当她疲惫、生气或者跟她家亲近的亲戚说话时,爱尔兰味儿又会跑出

来——她的执拗和暴脾气却一直改不了。

我家地方不大,位于郊区,是一栋典型的圣路易斯市的建筑。在这个夏末的傍晚,天气仍旧有些炎热,我就这样懒散地坐在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着烟。既然在任何时候,任何借口下,我妻子都不会允许我在房间里抽烟,我也深知“贵在自觉”的重要性,当然这只是我在外面抽烟的原因之一。就今天而言,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刚刚发现费利西蒂已经有六周身孕了。第三,我在等人。

今天早些时候,我接到本·斯托姆的电话,他是圣路易斯市警察局的一名探员,我们认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事实上,我都已经记不清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的好朋友的。因为职业的关系,他的工作时间总是跟我不太一样,所以,当他打电话说傍晚要跟我喝一杯以庆祝我们家即将迎来新成员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奇怪,当然,我是很欢迎他的。我几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他来;不过遗憾的是,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他恐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不是只为了来看看我们那么简单。他在电话里的语气不太自然,这也加深了我近两天来一直存有的疑虑。

这礼拜三深夜本曾经给我打来电话。通话简短但又颇有些神秘,听起来他心烦意乱,用词非常“警察”,他说他正在搜集有关宗教符号五芒星的信息。我所从事的宗教活动他是知道的,但是他碰到这种问题后会想到向我求助,这多少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那天晚上,我刚回答完本的问题,给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他就象征性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匆匆挂了电话。整个通话颇有一些警察向市民了解情况的“官方”意味。

在今天的电话里,我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又像上次那样,透露着明显的心烦意乱。我希望是我听错了,但是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不过,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我并没有把这种揣测告诉任何人,包括本和我的妻子费利西蒂。

“我觉得本还没到呢吧?”我听到我妻子的声音从我身后的玻璃门里传来,与其说是在问我,还不如说是在告诉我她的判断。

“没呢,”我答道,慢吞吞地抽了一口烟。“但是你知道本这个人,如果他说晚上6点,8点到就不错了。”

“自从他升职之后,我们见他一面都难了,”她说,“艾丽西亚和小本会一起来吗?”

“不会吧。他好像说艾丽西亚会带小家伙去逛街买衣服。”

“这样啊……”她把玻璃门推开一条小缝,好让猫从房间出来。
“我上楼去处理一些账单。本到了告诉我一声。我可不想错过你们的庆祝活动。别忘了,我才是怀孕的那个人。”

“你说了不知多少次了,我怎么会忘呢。”我回头看着她,笑着答道,“他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她微微一笑,转身进了屋。我独自一人抽着烟,石阶上的玻璃酒杯里有苏格兰威士忌。我望着两边树木葱郁的街道,一边安静地想着事情,一边极力想压抑住那些令人不安的猜测。50分钟后,我的不安情绪非但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强烈。这时,一辆雪佛兰小货车飞驰进入我家的车道。它看起来神情疲惫,熄火时,引擎强烈地震动着,似乎在发泄对主人的不满,然后车子发出一声怒吼,才安静下来。随着一声尖锐的刺响,车门打开,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本。

本·斯托姆是美洲印第安人,有着非常典型的西部片中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土著酋长的相貌:身高两米,头发乌黑发亮,面部棱角鲜明。他经常运动,身材极为健美,不管穿不穿警服都给人魁梧健壮的感觉。当年他还是巡逻警的时候,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我要是干了什么坏事,在黑暗的小巷里逃命的时候,最不愿意撞见的人就是他。他总会反驳我说我要是遇上麻烦,在那条黑暗的小巷里,他肯定会是我最先见到的人。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一年前,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他当上了警探,被分到凶杀调查部。他不用再做巡逻警,去挨家挨户地敲门了。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他也喜欢这份新工作。现在,他的工作多半是审讯嫌犯和搜集证据,内容不像以前那么固定,也常常占用下班时间。但是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时刻要绷紧了弦准备躲避街上的流弹了,要知道,对于一个沿街巡逻的警察来说,遇上一个15岁的帮派少年手持非法改装枪向他射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想他的妻子一定很乐于让他离开以前的工作。我和费利西蒂也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本重重地关上车门,雪佛兰小货车的车门像是在抗议主人的粗暴一样,发出一声闷响。他转身大步流星地来到我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胳膊下面随意地夹着一个棕色的纸袋。

“我真不敢相信这破车你还开着呢。”我跟他打着招呼,指了指那

辆破旧的雪佛兰。

他正走到石板路的人行道上，听我说话停了下来，转身看了看身后的车，然后又转向我。“怎么了？”他表情夸张地说，一副受到鄙视后很受伤的样子，但很快就耸了耸肩，一边走一边说，“它还能跑呢。”

他三步两步走过台阶，坐在门廊边上，然后伸了伸懒腰，叹了口气，似乎筋疲力尽。

“你知道，”他先将纸袋小心地放到第一个台阶上，才开口说道，“当警察真是个伺候人的活儿。那感觉就好像是全世界一片混乱，我就是给那乱七八糟的世界擦屁股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根雪茄，递给我一根，“祝贺你要当爸爸了，你这缺心眼儿的白鬼子。”

“谢谢，长官，”我接过烟，仔细看了看，“多米尼卡，嗯？你是不是又跟烟草商一起去糊弄那些丛林部落里的印第安人了？”我笑着问。

“你就放屁吧，”他大笑着回答，“我以前帮一个警察办了个案子，他欠我些钱，刚还清了。”他伸手从袋子里掏出一瓶格兰威特威士忌和一瓶低酒精的红葡萄金粉黛。“你们家那位小女人呢？”

“在楼上，有些账单要付，”我说，把雪茄横着放到鼻子下面来回蹭着，使劲嗅着西班牙香椿那辛辣的味道。“她要是看见你给我这个会爱死你的，”我冲他晃了晃手里昂贵的雪茄。“她让我等你来了之后给她打电话，嗯，现在就给她打吧。”

“我去叫她，”他边说边站起来，大步走到门口。“反正我也要拿玻璃杯和冰块。你要不要？”

“我也来几块冰吧。把冰块放到冰桶里吧，你可以把冰桶拿到外面来。”

“东西还放在以前的地方吧？”他一边开门一边问我。

“是的，都没有变。”

门还没有关上，我就听见他边上楼边叫费利西蒂，他好像在逗她说警察已经把我家包围了，所有的红发小个儿女人都必须马上出来，举手投降。紧接着，我妻子雀跃着从楼上下来，我们的两只狗——英国赛特犬和澳大利亚牧牛犬——也跟着狂吠，生怕本忽视了它们的存在。几分钟后他回到庭院里，手里拿着冰桶和干净的玻璃杯，费利西蒂也跟着出来了。

“嗯，在你们开始聊你当警察的那些事之前，”我妻子在台阶旁边

坐下,然后对他说,“先跟我们说说,艾丽西亚和小本好不好?”

本把红葡萄金粉黛的软木塞拔下来,接过她递过来的酒杯,倒上酒。

“好,”他回答。“很好。艾丽西亚让我向你们问候,说很抱歉她来不了。小家伙让我一定要跟狗狗说你好。”

“我们真应该找个时间聚聚,来个烧烤什么的。”我说。他又坐回门廊边上,开始开那瓶苏格兰威士忌。

“对,”本回答说,“不过你应该去跟那些王八蛋说。我真的需要休个假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给我的也倒满了,然后把雪茄叼在嘴里,用火柴点上。“啊……”他叹了口气,吐出一口刺鼻的烟。“我最近太他妈忙了,连吸雪茄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抽上雪茄。”

“不抽又死不了,”费利西蒂不以为然,“艾丽西亚和我费那么大劲儿帮你们俩戒烟,全是白费,一眨眼工夫你们又抽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致癌物了。”

“男人就是这样啊。”我劝她。

“就是,”本跟着帮腔,“我们是爷们儿嘛。”

朋友之间的闲聊暂时让我放松了许多,但是我仍然在潜意识里觉得会有事情发生。当我坐在那儿时,我清楚地知道,正如我先前怀疑的一样,我的不安正是来源于本,我的朋友。

晚上我们叫了披萨外卖,在屋里进行了我们的庆祝活动。费利西蒂给狗喂了食,溜了狗,然后就跟我们说晚安,上床睡觉了,她第二天一早还要跟自然摄影俱乐部的朋友一起去远足。

天色越来越晚了,本的话也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口大口地喝着威士忌,他以前很少会这样。我收拾完桌子,洗完碗,本倒了两杯酒——眼看那瓶格兰威特威士忌都快喝光了——然后,我们来到后院的露天平台。

本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拿出一支雪茄开始修剪雪茄头,我逐个点着了露台周边的香茅油火把。今年夏天蚊子特别多,香茅油的火把有很好的驱蚊效果,且光线柔和,明暗适宜。所有的火把都点燃之后,我坐在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像平常饭后一样,点上一支烟。我可以感觉到本在酝酿着一个话题,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云也马上就要解开了。

“你和费利西蒂现在还进行巫术之类的事情,是吗?”一阵沉默之

后,本终于开了口。

“如果你是想问我们是不是皈依天主教了,那么,答案是不,我们没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参加任何魔法社了,但是仍然会有法术修行。一日是巫师,终生是巫师。”我点上香烟,小啜了一口威士忌。“你问这个干什么?”

“好奇而已。”他的回答有些犹豫。

我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奇,肯定还有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也知道最好是本自己主动来提问,因为这个敏感的话题很容易让他感到厌恶。我和费利西蒂的宗教信仰在很多人看来是怪异的,他虽然并不介意,但是也曾明确表示不希望我们公开进行。眼不见为净嘛。巫术、魔法和任何与之相关的事物在世俗的眼光看来,都是与正统之道格格不入的。大多数人,包括本在内,对我们的宗教信仰都有着大错特错的误解。

我曾经试着跟他解释巫术和魔法——或者说我们通常所称的“法术”或者“威卡教”^①——是用不着诸如尖顶的帽子,冒泡的毒药锅,或者说会飞的扫帚之类的道具的,任何真正的魔法师从来不用这些东西。我告诉他法术其实就是对于地球的信仰,而我们所崇拜的神灵是地球和月亮,也就是黛安娜和潘。我们没有恶意,事实上,我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主张就是“不伤害任何生灵”。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通过思考与冥想,我们可以研究如何控制自然界的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人人皆然。我还告诉他,有时候,我们能逐渐具备一些能力,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能力是超自然的,比如说神秘的第六感,或是给别人或自己治病的能力,这些在我们看来,都不过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仅此而已。我甚至告诉他据我所知,从未有人能变成青蛙,除非是在童话故事里;退一万步,即使这是可能的,任何一个自尊自重的巫师也都不屑于这么做。

即使我已经解答了他的诸多疑惑,他仍然对我们有误解,所以,出于对他的尊重,我选择了完全避开这个话题。

而现在,本却正在一周之内第二次问我这些事情,这是我生活的

① 主人公“我”(罗恩·甘特)和“我的妻子”的宗教信仰是威卡教(Wicca)。Wicca 就是现代巫术(modern Witchcraft,或者称为 the Craft)。威卡教被美国政府承认为合法宗教多年,现在是美国的第八大宗教。

一部分,但是通常来说他是不会主动提起的。我不打算催他,相反,我愿意等待时机让他自己说出来。在黑夜里,我可以感觉到他正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个问题,这也让我确定,我的等待不会很长。

“呃……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我给你打电话,问你五个角的星星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开始切入正题了。

“你是说五角星和五芒星的区别?”我回答道。“是的,我记得。”

“对,就是这个。”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两者的区别?”

“没问题。五角星形基本上就是你所描述的形状,圆圈里有一个五个角的星星。这在巫术宗教中是很常见的符号。正立五角星,”我边说边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只有一个角是朝上的,它代表的是统治四个元素的人类和灵魂,所以它被称为五角星。如果旋转 180 度,五角星的两个角朝上,”我又用手指在圆圈中画了一个图形,“叫做五芒星,代表的是灵魂与物质元素的融合。”我身子后倾,靠在椅背上。“然而有人却用五芒星来象征另一种含义,这是一种误解,但是却更为世人所熟悉,他们说它代表了撒旦,邪恶,黑色魔法,等等。”

“所以,如果是一个角朝上,放置正确的话,它并不代表邪恶势力?”他打着手势问。

“其实得看是谁画的,和他们赋予了它什么样的意义,不过说到底,那也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本质上说,不管是五角星还是五芒星都不代表邪恶势力,”我回答说,然后补充道,“只是在我的宗教认识中是这样的。”

本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夜空,手指心不在焉地绕着威士忌酒杯的杯口打圈,一声不响地抽着烟。我没有打扰他,我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他每抽一口雪茄,橙红色的烟蒂就亮一下。我在耐心地等待着他的下一个问题。

“那么颜色呢?”他问道,“你们会给它涂上颜色吗?你知道,像彩虹一样?”

“有时下边四个角每个会有不同的颜色,”我回答,“左上角为黄色,右上角是蓝色,右下角是红色,左下角是绿色。它们代表了空气、水、火和土四种元素。有时上边的角会是白色,代表痛苦女王阿卡莎,或者说灵魂。”

“要用彩色粉蜡来画吗?”他认真地问道。

“嗯,要是你想增添些艺术气息,可以啊,”我大笑,“但是没有强

制性。只要是黄色,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就行。”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周围的气氛很紧张,可见有关五芒星的问题确实在困扰着他。我决定打破自己定的规矩,主动发问,可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接着说话了。

“听着,罗恩,”他说,“我现在手头上有个案子,老实说,我觉得有些束手无策。这个案子不太正常,里面很多东西实在很古怪。”

“跟五芒星有关的东西,对吗?”我问他,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猜到肯定是的。

“对,”他接着说,“警察局找来的神学专家没有定论。每次我们跟他讨论案子时他的说法都不一样。几个有经验的老警察说这起案子让他们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个案子,有人狂热地崇拜魔鬼撒旦,继而谋杀分尸。所以,我礼拜三晚上才给你打了电话。”

“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当时差一点儿也觉得他们说对,怀疑是撒旦崇拜,但是总感觉不太对劲儿,”他解释道,“我坐在书桌旁,问自己‘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图形吗’?突然,我想起来了……”本指着我,晃动着手,“你脖子上戴的就是。”

他把我和五角星的象征意义联系起来,这本也无可厚非。我佩戴的这个链坠已经是我本人的一个部分了,因为我几乎从不摘下;就像有人佩戴十字架或者守护神的圣徽。大部分时候,它是藏在我衣服下面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本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不过显然,他早注意到了。当然,他要是连这点观察力都没有的话,还算是个好警察吗?

“所以,你打电话给我,想问我是不是参与了某个狂热的宗教崇拜之类的事情?”我问道。

“当然不是,我用不着问你这个。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比警察局雇来的那个神学家知道得多些,那家伙实在是个二把刀。”他长出了一口气,听起来很沮丧,“现在问题是,我更摸不着头脑了。”

“为什么?”

“呃,如果这个星形是好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出现在犯罪现场。”

“要是我理解得没错的话,你说的是一起谋杀案,对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喝了一大口酒,“谋杀,人祭,诸如此类的。”

“你确定你发现的是五芒星而不是五角星?”

“那图形是有五个角，而且是正向朝上，”他解释说，“所以，是五角星，对，我觉得是的。”

“你们请来的专家怎么说？”

“呃，那位爱因斯坦大人最新的说法是它是一种祭祀仪式，来自于一个叫‘萨泰里阿教’的非洲邪教。”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有些迷惑，一边盯着杯子里的酒一边想着要怎么回答。“我没有亲眼看到实物，但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我非常怀疑这种论断。”

“怎么说？”

“首先，五芒星并不是萨泰里阿教的符号，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萨泰里阿教是在非洲、古巴一带的宗教，它不是邪教，也跟撒旦崇拜毫无关系。他们的祭祀通常是一些小动物，比如说鸡，而不是人。祭祀动物一般是熟食，在仪式上就会被吃掉。事实上，他们比你我都更尊重食物。”

“另一个你需要注意的事实是，真正的撒旦邪教也不会用人血来祭祀。我觉得这位专家是有一些先入之见，对事实进行了一定的曲解。”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本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夹着雪茄的手在距离脸几英寸处僵住了。

“我喜欢读书。”我告诉他。“巫术和魔法跟世界上任何东西一样，有好，也有坏。我只是想随时掌握了解它的发展动态，你知道，即使是因为它我才成了另类。”

“有道理。”他想了想回答说，继而我们一阵沉默，只有蟋蟀的叫声此起彼伏。

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只会令他本来就很烦乱的思想更加困惑，虽然我本意并非如此。我也能感觉到他在提出下一个问题之前的内心矛盾。为了使我们都不再那么纠结，我主动提了出来，“嗯……你是不是需要帮助？”

“我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

“本，你没把我牵扯进任何事情，”我告诉他。“如果这真的是某种邪教的祭祀仪式，那么事情就不是谋杀那么简单了。另外，你在罪案现场发现了五芒星，这不但让你，更让我感到不安。就像我刚才告诉你的，我们的基本法则是‘不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这件事情跟宗教毫